北史

二七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北史八十三

温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褎

庾信

顔之推 弟之儀



虞世基
柳㛰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頴
王貞
虞綽
王胄 兄昚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祖君彥 尹式 劉臧 劉善經 孔德紹

文苑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

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别雖雅誥奥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途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玆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髙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

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盛既而中州板
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
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
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弈朱彤梁讜
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
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
也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
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
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

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旣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

温子昇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烟霏霧集河閒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閒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

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竝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勑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録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録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顔之推同入撰録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説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

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
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
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
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幷省主客郎中盧思道
司空東閤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儦太學博士諸葛
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幷勑
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
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兖
州長史羊蕭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幷省三公郎中劉珉
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温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

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
德林續入待部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
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
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
通直郎封孝琰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
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
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
行司空祭酒陽辟強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
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並入館待
詔又勑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

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
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
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
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
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
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
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
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荊之風扇於關
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
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

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
曁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
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
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
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
也若能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
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
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
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
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斵彫爲樸發號施令

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
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
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
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
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
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同江
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
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
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
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

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書敘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為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儦王頍諸葛潁王貞孫萬壽虞綽王冑庾自直潘徽為文學傳今檢崔儦王頍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䛒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

苑傳云

温子昇傳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寃句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暉兖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

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是預
選者爭相引決臣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
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
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荆州
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
奬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
赴無踵彦雲前失於是還負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
召爲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
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寳盈滿子昇取
絹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爲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

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異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爲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爲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武牢失

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卒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尅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

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

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
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
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内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
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
二十餘卒

荀濟傳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
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
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㥄家及是見

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愼仕魏歷並鴈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

宜鴻勲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勲何事從而識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勲爲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勲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傳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

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爲士流所愛將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爲之序

樊遜傳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

學其兄仲以造氈爲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
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
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
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
小吏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
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
廣勃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
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公子
爲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
成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

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廕第
不敢當此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爲文宣徙於邊賓客咸
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事
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三年已
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
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
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
會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
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
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

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爲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脩俠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修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刋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

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輙言
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
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
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刋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
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
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
牒借本參校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别本三千
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
謙爲之銘陸卬不知以爲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
孝謙代巳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

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吏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慮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並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爲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轜車嚬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雅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孝謙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爲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傳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傳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王褒傳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並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

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
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
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
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
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祕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內
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
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
掌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
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
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

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郢嘗召羣臣議之鎭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瑴性謹愼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淸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瑴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瑴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瑴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瑴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

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裒
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
情勿以去卿介意於是授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裒等亦並荷恩眄忘羇旅
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裒
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裒賦詩談論恒
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
象經令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裒有器局雅識政體
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
議凡大詔冊皆令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

空仍掌綸誥秉輿行幸襃常侍從初襃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襃等通親知音問襃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子鼒

庾信傳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並南史有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

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簡靜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

不害等信及褒並借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
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欵至有
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
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
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
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傳 弟之儀傳附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世
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
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

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爲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爲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勑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

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曹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
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
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
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禀承
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
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
帝甚加恩接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
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
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
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策仍勸募

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
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
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
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
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
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之推
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
魯自爲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爲
詞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二葉

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

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王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爲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

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傳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静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隷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傳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竒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爲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爲通直郎直内史省貧無産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

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無不吟
詠未幾拜内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
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内當
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内史侍郎以母憂去職
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
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筯帝使謂
曰方相委任宜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
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
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
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閤之後始召世

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遼
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
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
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
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
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
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
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
賊日甚郡縣多没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
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

御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沉審言多合

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

殺之

柳䛐傳

柳䛐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惔南史有傳䛐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爲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荆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爲内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䛐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䛐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斆庾信體及見䛐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爲東

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卧
內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
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為太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
法華玄宗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
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閤言
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
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
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䛒帝每月下對飲酒輒
令宮人置於坐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楊州卒帝傷惜
者久之贈大將軍諡曰康䛒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

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傳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並南史有傳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揔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

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上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

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
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
壽元年攝黄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
禮樂秘書丞黄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宫
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宫人出除嚴州刺史逢漢王諒反
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
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
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
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
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

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條伺上旨乃言
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
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
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
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
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
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
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睺虞世
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
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

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
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
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
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
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
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
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
象所以王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
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爲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
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

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王龜符成之也一
致革命冊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
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
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
正位論時計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擅一家
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
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
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
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王克昌四
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發升寶歷拯百

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
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隂戎入頴羯胡侵洛沸
騰墋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
序翦成狐兎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
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於存
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
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
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帷囊同毀陳農
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隊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

絶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
識口誦依舊目録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
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
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緗素採訪門庭記録俯勵弱
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頽退屏無所交游
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
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
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俘
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
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並缺落失次

自入京邑以求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鎭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

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
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巳崩宇文將軍
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
低佪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
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
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
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
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
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
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

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傳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群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

絶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書文傅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傅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傅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

諱皆如此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傳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傳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傳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傳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文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頒賜群官各有差文傳家道屢空人謂其悦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録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傳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

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
侻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
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
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
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
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傳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並
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
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

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
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輙成卒章曰非君多
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竒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長
安引爲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
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受
禪位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
四方珍味輙以賜之時東宫盛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
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
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宫贈
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

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克讓叔少遐傳涉群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爲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楊州司馬

劉臻傳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

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為伯皇太子勇引為學
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怳耽經覃思至於世事多
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
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
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
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
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
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
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
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諸葛穎傳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録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録

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頻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傳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

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自上三十三卷爲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自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傳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隷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晋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

爲校書郎以潘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
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
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頻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
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
所降下著作郎諸葛潁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
有隙帝嘗問綽於潁潁曰虞綽麤踈人也帝頷之時禮部
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
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享玄感若
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
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

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群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

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
全

王胄傳 兄眘傳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
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
爲傳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
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
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詔群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
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
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

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爲諸葛頴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於官

庾自直

庾自直穎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沈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愼不妄交游特爲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傳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彥　孔德紹　劉斌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

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揔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揔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

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説此可
復並謂極高極尊乎至君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
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賤當知
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
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
陳滅爲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
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驛而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
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之序
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
部復令徽爲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

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彦孔德紹劉斌並有才名事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彦卿亦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見其父臻傳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遴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頗之推虞世基柳𧦬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

並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
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
並編緗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
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列傳第七十一　　北史八十三

陳志仁校正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北史八十四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頒 弟頍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

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
長守其祿位疋夫疋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
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
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
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
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閒非一族也積龜貝實
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
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
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

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爲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令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爲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

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儁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眞爲縣囚執慮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

第五人並沖幼處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隊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億於父為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内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保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

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轝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勉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

引年七十五哀毁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
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
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
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
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
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
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
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隣昆弟雍和尊卑
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

早喪父泣墓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劳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賔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

須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
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
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
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
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為隔絕承宗性
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
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榮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
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絶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

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斑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

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之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踴絶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

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没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
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
可妻子於京城恒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雚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
和中板白頼州刺史大統中板雚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
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
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
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
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
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

四百卌九字

表其門閭棨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帀揔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由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

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麪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

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兎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

旦夕扶侍及祖没號踴絶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王頒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頒少俶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頒荆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絶食頃乃蘇哭不絶聲毁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

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鬭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頍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雖聰巳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斵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頍頓頟陳謝頟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頍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頍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

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
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頍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
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
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
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
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
爲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
曉兵法益有從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

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為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

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禽楊素求頪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焉

揚慶字伯悅河閒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

易爍濕毋食則食毋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毋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毋終翼一慟而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毋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爲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巣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

其母患秋容貌毀悴鬢鬚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閒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

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
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
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
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
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
弈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
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禀自然之
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
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茆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並因

二百六十字

心乘理不踰禮敎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鄭　道寧　王　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北史八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六十五字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括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凡

張安祖

王閶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贇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奚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

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逄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隊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廼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

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
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
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
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
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
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
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尭君素爲誠
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
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
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畧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馬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襃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

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
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眞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
亡宣單貧無朞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
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
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
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行著
州里詔竝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
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

衎曰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収憲屬有一婢産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王薄

王玄威恒農北陜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感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勤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大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

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
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爲貟外散騎常侍
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
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
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内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
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
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内之叢石兵
脅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
責之曰我爲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絶其飲食從者

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

伯爲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賔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眴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羇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
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蚪遣長史和安
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
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
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
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
慨謂安曰我栅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
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
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
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

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遶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

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竝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

武西入攺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爲行臺兼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

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

感詔著作録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冑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棠為掾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棠詣闗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黄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辱之棠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遂

害之子敬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脩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脩於南鄭脩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脩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脩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己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等禽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

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榮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榮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陜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煑

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爲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　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

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賛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既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决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爲名將時賊帥王簿北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秖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悦優詔

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
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
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
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八營
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脘
等衆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
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
將冦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
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
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

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
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輙出左右不能盡出
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
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
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大
業中為鄃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為盜善會討之往
皆剋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
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
止一以謀之乃大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

破黎陽而還遷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于時山東郡縣陷没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劒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爲竇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

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回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内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開皇中爲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爲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

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竝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

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絶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絶毖在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

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
復何足云乎文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
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
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
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
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
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
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
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
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

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眞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眞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

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别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衞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竝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

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爲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爲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

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說
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
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
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
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
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
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
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
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
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

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甞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爲廉平太守蘇威甞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

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甞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贓汚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隋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

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李琄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李琄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剋經三年資用盡無薪撤屋而爨人皆穴處李琄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爲密所陷李琄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密李琄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

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贇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贇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贇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

通守

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栁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

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没名立豈徒然也

列傳第七十三　　北史八十五

鄭道寧　王烈　校正